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海中國醫學院史

朱鶴皋題



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史

杨杏林 唐晓红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1 号

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史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昆山联营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14,000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

ISBN 7-80513-887-7/R·100

定 价: 2.70 元

《科技新书目》254-311

张 序

昔人有云：“观今宜鉴古”，盖史者亦鉴也。史鉴之为用约具二端：汲前人之经验，察今日之不足，进而弥补纠正、改进完善；顾现时之优胜，比昔时之落后，进而更增信心，奋发图进；两者悉备，始可曰全，时人多徒知前者之用，非执一而不知有他乎？本书之撰述，其亦后者之用一例也。夫中医之历史绵长悠久矣！中医之范围广泛众伙矣！中医之学校，立如林矣！何为而专以民国时期上海中国医学院之史料而立题研究、编著成籍哉？殆亦为追溯往昔中医事业之风雨飘摇、历经艰辛，而体验解放以来，党之中医政策无比英明，促使中医事业蓬勃发展，中医高校遍及各省，从而人材涌现、成果丰硕也。

溯吾中华，建国数千年，文化灿烂，医为其一也。自有文字之初，即有殷墟甲骨文疾病之记载。及至周朝，复有《周礼》医学分科之录述，嗣后代有贤明，名医辈出。若秦越人、淳于意、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钱仲阳、陈自明、刘完素、张洁古、李时珍、张介宾、吴又可、叶香岩等，莫不各领风骚、发明良多，其于保障人民健康、促使民族繁衍昌盛，咸有巨大之贡献焉。惟晚清以降，迄于民国，列强以医学为文化侵略之手段，与教会相结合传入我国，历届当局恒以民族虚无主义之态度，颁行崇洋媚外、压抑中医之政策，甚至发展而有“废止”、“取缔”中医之举。斯时也，中医之地位濒于绝境，中医之命运岌岌可危，虽经不断抗争，得以阻其妄谋，然而摧残屡加，终未获有致善，绝亡不传之期，不过旦夕之别，苟延残喘，遑论振兴耶？何期春雷霹雳，普得甘霖，东方

既白，遍洒阳光，是人民翻身解放之日，即中医枯木重荣之时，不解黄连苦，焉知甘草甜，以故民国时期中医之艰苦处境断不可不知，亦断不可忽忘者也。

民国时期，中医药界向当局抗争之内容主要有四，即：现有中医从业人员之存亡、中医学说之宣传、中医学校之举办、中医医院之设立。而于中医教育事业之争尤为剧烈，盖中医学校存，则后继有人，祖国医学尚能得以衍续，否则后续无继，将见中医事业消亡有日矣。此存亡关键之事，固企图取缔中医者深所洞悉，若余云岫拟五十年内消灭中医，即专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伪教育部亦有“关于中医不得称学校、医院之布告”等；而当时中医界亦至为重视，既明确要求当局“取消不准中医学校之命令”，复更广泛开办中医学校，以为抗争。自1904~1938年全国共开办中医讲习班、中医学校共一百余所，其中1910年以前者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绝大部分为民国时期所设，而1929年以后即自伪中央卫生会议讨论“废止中医案”起，各地新增及续办者竟达百分之六十，则尤可见抑之甚，而抗之愈烈也，亦诚因中医教育事业之有无，实关于中医存亡之非同寻常者也。而解放以后，党即重视培养中医接班人之事，先是由老中医带徒以为继承，1956年起又创办中医学院，迄今已遍及各省。此外，尚有西医学习中医班以促进中西医学之结合；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培养高级中医人材。则中医教育事业之状况，今昔对比，何可同日而语哉。

上海中国医学院，乃民国时期众多中医学校之一。创办于1927年，非首创之校也，岁历二十一载，亦非持续最久者，然观其二遭战火，三遇风波，五度迁址，惨淡经营，虽蹇涩艰辛，而奋斗不已，颇有一定代表性焉。由于该校行政组织缜密有序，课程设置齐备合时，教授学识卓越超人，是以名传遐迩，求读者纷陈

沓至，毕业者分布全国，今日之成为一方名医者，每有出其校者，则成绩亦可谓卓著矣。然则若与今日之中医学院相较，其校舍设备之建设、教职员工之配备、招生之规模、实习之条件、教学法之研究、教科书之编撰，无论其规模之大小、内容之深广，则又霄壤之别，遑可并论矣。

综上所述，是一滴水而见太阳，述一校而可概全况也。本书以资料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按其创建、经历乃至停办，分为5章，对该校诸方面予以全面介绍，除广泛采撷文献资料外，且走访该校师生，力求达到完整性、客观性与科学性，不仅可供作研究中医教育史之参考，且亦中医新旧社会不同遭遇之教材也。是为序。

庚午溽暑武进蓉湖老人张赞臣时年八十有七

朱 序

中国医学蕴藏丰富，浩如瀚海。积数千年之经验累积，对民族保健厥功至伟。其发扬、研究、整理、改进、革新，以致提高临床疗效，任务非常繁颐，工作至为艰巨，使命尤其重大。

本院创办以来，向以阐扬中国医学，继往开来为宗旨。历届毕业学员遍及海内外，颇有建树者实繁有徒。成就既有足传，史料不容不究。

溯余服务本院，始于1932年6月。是时本院由上海市国医公会设立。余受命组织院董会，被遴选为主席院董兼副院长，而由薛文元先生出任院长以总其成。院务蒸蒸日上，期年而闻风来学者四百余人。规模足式，执中医学府之牛耳。嗣以格于环境，决然引退，时在1935年秋。

1937年抗战军兴后，学院几陷停顿。余谬承院董会选任，于1941年5月出任院长，重掌院务。惨淡经营，不遗余力。嗣后更增设夜校以宏造就，而兼任校长。直至解放前夕，弦歌不辍，人材辈出，为中医界补充了不少新生力量。综其所就，在我国医学史上自有其光辉之一页。

当今我国医学教育中西并重，且融会贯通，兼收并蓄，放一异彩。来日方长，前途无限缅，怀既往，裕后光前，本院与有荣焉。

兹当本院史料出版有日，欣然命笔，乐而为之序。

朱鹤皋谨序于香港 时年八十又八

1990年3月1日

祝《中国医学院院史》出版

中华医药，源远流长。
肇自神农，轩岐发扬。
幅员面广，到处宝藏。
天府之国，亚洲之光。
仓公扁鹊，万年千秋。
星光朗耀，圣哲昭彰。
探源究流，早溯长沙。
四家杰出，金元名扬。
东方异彩，朝日芬芳。
欧风美雨，科学万方。
子孩繁衍，共擅胜伤。
降及近世，医道大昌。
祖辈以来，长竿顶天。
学校勃兴，师资及第。
白求恩出，尊崇扶伤。
提倡医德，风纪维新。
史料今列，历尽沧桑。
接班有人，前程无量。

庚午之春 吴克潜 时年九十三

前 言

1988年夏天，我们接受了调查和整理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史的课题任务。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所创建于60年前的私立高等中医学府产生了日趋浓厚的兴趣。它那艰难曲折，充满传奇色彩的办院历程，以及诸多中医前辈为了振兴中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充分显示出中医学及其教育事业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

我国学校式中医教育始于古代，发展于近代，它突破了以往师承家传为主的单一教育模式，对现代中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探讨并揭示其特点和规律，为完善当前的中医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医学院院史的初衷。

中国医学院院史的研究还具有抢救中医文献，还其本来面目的意义。由于年代久远，战乱兵燹，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大量宝贵的资料遭到毁坏或散佚。当年的见证人，大多已经故去，活着的人也大都年迈多病，就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又有一些人相继去世。因此，此课题的研究更显得尤为迫切了。

在近2年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搜集、调查、翻阅、整理工作，走访了数十位当年中国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当时的有关情况；查阅了几十种旧期刊、报纸和有关文献资料，收集和了解到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从而基本弄清了中国医学院的创办经过、变迁过程、教学内容和学生校园活动等情况。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编写而成。它再现了当年这所“国医最高学府”的历史，为近代上海的中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部分史料。本书可作为近代医学史和教育史的参考读物，适合中医院校的师生及史学爱好者参阅。

中国医学院院史研究是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确定的馆级课题，因而得到了文献馆的大力支持。在选题定题、研究设计和整理撰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王翘楚馆长和编辑室张仁主任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审阅。课题组顾问张友琴主任医师不仅提供大量素材，而且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沈耀先主任医师、余国雄先生、陆伯辰先生、何时希先生、吴克潜教授、张景述教授、董漱六主任医师以及其他诸多中国医学院师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此外，我们还得到了张赞臣教授、傅维康教授、沈庆法副教授、潘文奎副主任医师和陈熠主任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中国医学院师生的资助。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著名老中医、前中国医学院院长朱鹤皋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并为本书作序。同时在出版经费上给予极大的赞助。

由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不足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著 者

1990年12月于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绪 论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使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令世界为之瞩目。

中医药学产生以来,伴随着它的发展,为之服务的中医教育亦应运而生。

自古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主要是以师徒授受和世袭家传的方式进行。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专门的官办教育机构。公元400年,北魏已在国子学设“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约半个世纪后(公元443年),刘宋文帝时,太医令秦承祖奏请设置医学博士和太医助教等官职,用以培养宫廷御医,可算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学校。

隋朝有太医署之设,它既是国家的最高医疗机构,也是国家的医学教育机构。内设医科、按摩科和咒禁科,每科有博士、助教各2名,其中医科学生员额为120人。

到唐朝,医学教育的发展更趋完善。唐太医署有医教人员200余人。医学生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和角法五科学习。当时已有编制、学制、考试等各项制度。

宋时的医学教育最盛,太医局的学生已达到三百人。初时分三科(方脉、针科和疮科)教学。元丰年间(1078~1085年),又进一步分成九科。公元1076年后,医学生在教学上实行了“三舍法”的分阶段教学,学生按成绩由“外舍”递升至“内舍”、“上舍”。其时,除中央外,各州府也办有医学教育设施。

元代,太医院分医学为十科,正骨学成了独立门科。朝廷有

• 1 •

医学提举司之设,掌教医生的课义,考试太医,校注医书以及培训太医子弟。

明时,医学进一步划分成十三科。太医院立学制为3~5年,医学生多从医户子弟中选择。医学生毕业后,按成绩授医官或医生职,并均要再各修一专科,分科肄业,每季一考,甄选人材。

逮清代,太医院设教习厅,教授太医学医的称内教习,教贵族或医官子弟学医的称外教习。清初,医设十一科,以后逐年并省,至道光二年(1822年)只剩七科。鸦片战争后,医学教育更形同废弛,虽立五科,亦形同虚设,“教习厅倾圯,三十年不闻读书声”(任锡庚《太医院志》),其情可知。

就总体而言,古时的学校式医学教育局限于宫廷,它主要是为皇室贵胄服务的。大量医学经验的传播和医学人材的培养,则更多的是通过师承、家传来进行的。

历史的页卷翻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渗透,西医教育开始在我国出现。最初是洋人、教会办医院、建学校,后来,晚清政府也开办了一些西医学校。如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施医局,此为我国政府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又在天津办北洋医学堂,该校于1906年改为陆军医学堂。

与西医教育形成对比,官办的中医教育自近代以后则一步步衰落,至1907年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停办,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民间的中医教育却在渐渐兴起。甲午战争后,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良教育是必由之路。因此,洋式学校出现了。中医界一些开明人士受其影响,于是在中医教育上进行了大胆尝试,相继开办了一些新学。

说起中医办学,真可谓历经沧桑。在近代,中医学及其教育

事业倍受磨难和摧残。旧中国的统治者对中医的歧视、压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医药界不间断的抗争和中医前辈们为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进行的种种尝试、努力,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史和中医教育史的特定画面。

中医教育在近代更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学校式中医教育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但只是从近代开始才奠定了它特殊的地位,逐渐成为我国中医教育的主导模式。这一时期的学校式教育已明显地不同于其它历史时期,无论在办学方式和规模上,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以往任何年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具有承前启后、提倡改革、中西汇通等鲜明的特点。

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中医学校是1885年由陈虬创办的利济医学堂。戊戌维新后,新兴的中医教育益盛起来,除正规学校外,还出现了函授、讲习班、夜校等其它办学形式。据不完全统计,1904~1948年我国各地创办的中医学校共有100多所,办学时间最长的达三十年,最短的只有一年。仅上海地区就出现过二十余所。中国医学院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所。它的创办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医教育在社会动荡的风雨激流中不断拚搏的过程,它的历史,也是近代上海,乃至全国中医教育的一个缩影。

目 录

第一章 创办学院(1927~1928 年)	(1)
第一节 背 景	(1)
第二节 创办前后	(3)
第三节 初遇挫折	(10)
第二章 曲折发展(1929~1931 年)	(13)
第一节 国医公会接办	(13)
第二节 一·二八前后	(19)
第三章 走向兴盛(1932~1937 年)	(23)
第一节 校园生活	(23)
第二节 教改与管理	(30)
第三节 举办展览会	(37)
第四节 兴建新院舍	(40)
第四章 风雨飘摇(1938~1940 年)	(43)
第一节 劫后余生	(43)
第二节 柳暗花明	(46)
第五章 停办前后(1941~1948 年)	(52)
第一节 设立医专附院	(52)
第二节 被迫停办	(55)
结 语	(61)
附录一、中国医学院大事记	(67)
附录二、历任上海中国医学院院董和教职人员名录	(77)
附录三、中国医学院人物志	(80)

(一) 主要人物简介：章太炎、殷受田、包识生、薛文元、郭柏良、秦伯未、朱鹤皋、严苍山、许半龙、章次公、蒋文芳、陈存仁、吴克潜、王一仁。

(二) 部分健在师生情况简介

(三) 上海中国医学院历届毕业同学名录

附篇一、中国医学院学生实习计划大纲(1928年订)(115)

附篇二、临别赠言(118)

附篇三、赠言(119)

附篇四、中国医学院院歌(122)

后记(123)

附图：有关中国医学院的图片(124)

第一章 创办学院(1927~1928年)

第一节 背 景

近代,是我国中医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时期,它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大门,至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伴随着割地赔款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近代西方的科学文化(包括西方医学)也蜂拥而入,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产生了猛烈的冲击。

曾经为繁衍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传统中医药学,可以说是首当其冲。这是因为,从整个中医学的历史来看,由于长期处于低生产力状况,以及受到封建社会意识的影响,中医学发展十分缓慢。到清末民初,基本上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面对着用科学武装起来的近代西方医学的挑战,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不足。鸦片战争后,在短短的数十年间,西方医学便在我国通都大邑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医的地位则日趋衰落。

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当局,或者是一些带有民族虚无主义偏见的人,他们对中医采取打击、歧视,甚至取缔、消灭的政策。从此,开始了我国传统医学黑暗而漫长的艰难岁月和不间断的抗争。

正当中医处在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深感传统的中医学如果不自立自强,就有被彻底淘汰的可能。

他们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启发下，提出振兴中医的三条大政方针：“创立医会，以固团结；开办学校，以造人材；出版刊物，以振学术。”其中办教育是最关键的一条，不仅可以培养大批中医人材，而且是促进中医学发展的必要措施。因此，他们一方面团结中医中药界同仁和其它社会力量，向统治者当局歧视、压制中医的政策和社会上“废止中医”的思潮作顽强的斗争；另一方面积极办学，努力汲取近代西方医学知识和兴办教育的经验，以求不断地自我完善，使之与新的历史潮流和社会需要相适应。

我国中医界的前辈们为争得办教育的权利，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整整斗争了半个世纪，也被压制了半个世纪。仅从1912年（清王朝结束的第2年）到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的15年间，就发生了多起歧视、压制中医教育的事件。

1912年7月，北洋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废除了旧的学堂制，制定出新学制，所有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是年11月，教育部颁布“医学专科学校”规程，继而其它各科学校的规程也陆续公布，唯独不列入中医中药内容，将中医中药完全摒弃于教育大门之外。

1913年底，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联合19个省、市的中医中药团体，组成“中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教育部请愿，要求中医加入教育系统，但遭到当局的拒绝。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不仅拒绝接受请愿书，还公开宣称：“余决意绝去中医，不用中药。”一时舆论哗然，中医存废的斗争更趋尖锐、复杂。

1916年，主张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著《灵素商兑》一文，掀起了消灭中医的舆论高潮。

1922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了“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对中医开业作了极为苛刻的规定，从而再次引发了中医界